



Luo 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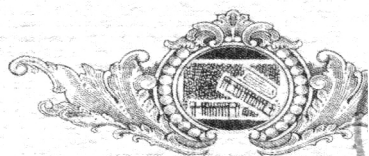
罗亭

〔俄〕屠格涅夫◎著

徐 潜◎主编

李玉军◎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Luo Ting

罗亭

[俄]屠格涅夫◎著
徐 潜◎主编
李玉军◎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亭/ (俄) 屠格涅夫著; 李玉军译写.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2 (2008.12 重印)

ISBN 978-7-80626-090-6

I. 罗... II. ①屠... ②李...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缩写本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1870 号

罗亭

原 著 【俄】屠格涅夫

主 编 徐 潜

译 写 李玉军

责任编辑 张 克 张雪霜 钟 杉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6.5

印 数 5 001—10 000

书 号 ISBN 978-7-80626-090-6

定 价 29.80 元

导 读

作者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年），十九世纪俄国伟大作家，他一生创作了许多描绘俄国现实和社会生活的作品。《罗亭》是屠格涅夫文学创作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作者驰名俄国和世界文坛的一部重要著作。

小说的主人公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罗亭，受男爵的委托来到了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的庄园，为的是送男爵写的一篇文章。

在女主人的家里，罗亭初来乍到便与偏激的毕加索夫针锋相对，展开论战，罗亭以自己能言善辩的天才驳倒了毕加索夫，这不仅得到了女主人的赏识和大家的赞叹，更重要的是博得了女主人的女儿娜塔莉娅的芳心。于是他俩开始偷偷约会起来，娜塔莉娅以心相许，表白了心迹。

在恋爱之中，罗亭受到娜塔莉娅的热情激励，重新找回了奋斗的动力，振作精神，准备再创事业。这时，由于女主人的奸细潘达列夫斯基的告密，他俩的爱情被女主人知道了，女主人表示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娜塔莉娅情急之中约见罗亭，要罗亭拿定主意，但罗亭顾虑重重。一方面他怕因此得罪了朋友沃伦采夫，背上不好听的名声；另一方面他又怕娜塔莉娅跟着自己，忍受不了颠沛流离之苦，于是，他毅然与娜塔莉娅分手

而去。只是他万万没有料到娜塔莉娅竟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女子，乃至作出了这样错误的抉择。

后来，罗亭继续四处奔波，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追求而历尽了曲折坎坷和艰难困苦，始终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但是，由于他是靠个人奋斗，不了解俄国现状，认识不到广大人民的力量，而只是企图依靠少数地主或贵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最终还是一事无成。最后，他为法国革命，在巴黎的“国家工厂起义”中英勇牺牲。

小说真实地表现了罗亭是一个热情的启蒙运动者，一个热爱自由、传播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时，小说还描绘了沃伦采夫与罗亭的爱情纠葛以及众人与罗亭的矛盾冲突，故事情节结构完整，扣人心弦，引人入胜，是值得广大青少年朋友阅读的一本好书。

目 录

一、亚历山德拉	1
二、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庄园	14
三、罗亭	28
四、列日尼奥夫	43
五、娜塔莉娅·沃伦采夫	52
六、罗亭的底细	61
七、爱的表白	79
八、自作多情的解释	93
九、服从	105
十、给沃伦采夫的信	115
十一、给娜塔莉娅的一封信	124
十二、为罗亭干杯	136
十三、再遇罗亭	153
十四、尾声：罗亭之死	169

一、亚历山德拉

一个夏日的清晨，太阳高悬在明净的天空，大地一片静寂。田野里晓露未散，正闪烁着晶莹的光芒。从酣梦中醒来的山谷弥漫着扑鼻的醉人的馨香。鸟儿在树林间蹦跳着，尽情地欢唱。山坡上，裸麦花儿正如火如荼地盛开着，一个小小的村落遥遥可见。

就在通往村子里去的羊肠小道上，走来了两个人，一前一后，不难看出，这正是一主一仆。那走在前边的是一位少妇，娉娉婷婷的身材，一把花格子伞遮挡着头上的太阳，一顶小圆草帽掩住了她的大半个脸。不过，就是这样看来，少妇也是长得十分标致的。风儿吹动，裸麦像波浪一样随风起伏，发出春蚕咀嚼桑叶般的沙沙声。而少妇那雪白的连衣裙，在广阔无垠的田野里显得分外醒目。

这位少妇名叫亚历山大·巴夫洛夫娜·黎宾娜。她是一个寡妇，膝下没有子女，但却相当富有。如今，她同自己的亲弟弟，已经退役归田的谢尔盖·巴夫里奇·沃伦采夫住在一起。沃伦采夫替姐姐管理着偌大的庄园和田产，他也还没有结婚。不过，似乎他已对女地主达莉娅的女儿娜塔莉娅有了爱情。

亚历山德拉·巴夫洛夫娜走进了村子里一幢又矮又破的小木屋，探望一个老妇人。老妇人已经病入膏肓，脸色蜡黄，皱纹满面，犹如刀砍斧削的一般。她一动不动地躺着，胸部沉重

地起伏着，似乎呼吸困难，喉咙里不时地发出一声呻吟，两只酷似干柴棍的手，无力地垂在外边。

“你自己觉得怎么样，马特辽娜？”亚历山德拉俯下身子问道，同时，她用手指摸了摸老妇人的额头，那前额滚烫滚烫的。

“啊！尊敬的太太，您来了！我想，我活不长久了，死神就要降临了。”马特辽娜说完，便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了，她又开始呻吟起来。

“哦，别担心，马特辽娜，你没有什么的。你就这样慢慢养着吧，会好起来的。我派人送来的药，你都吃过了吧？”

“吃过了。”旁边临时过来照顾的一个老头忙说道。因为他看见，老妇人正喘不过气来。

“除了你，她身边就没其他人了吗？”亚历山德拉看着老头问道。

“不，还有一个小女孩——她的孙女。只是她还太小，不懂事。而我，也是老不中用了。”

“那么，我找人来把她送到我那边的医院去吧。”亚历山德拉说。

“哪能去医院！现在，您把她翻一个身，她恐怕都得死去。哪经得起路上的折腾啊！”老头不无伤感地说道。

“嗯，的确是个问题。”亚历山德拉寻思了一阵儿说。

“哦，”老妇人呻吟道，“我尊敬的太太，我不知道，我死后，我那小孙女咋个办……”老妇人还想继续说下去，被亚历山德拉制止了。

“你不用担心，我们会替你照顾的，”亚历山德拉忙说，“这儿，我给你带了一包茶叶和糖果。想喝的话，你就喝

一点。”

接着，亚历山德拉又嘱咐了那个老头一番，交待了几句照顾的注意事项，这才告别了老妇人出来。

从小屋里出来，亚历山德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正要起身回家。突然，从小木屋的拐角处冲出一辆二轮马车来，她着实吓了一跳。马车上坐了一个戴毡帽的男子，三十岁上下，穿了一身灰麻布旧外套。那脸，宽宽的，但没有一丝面色，一对浅灰色的小眼睛，还有一撮灰白的山羊胡子。

山羊胡子率先跟亚历山德拉打起了招呼。

“您好，亚历山德拉·巴夫洛夫娜，”他懒洋洋地说道，“您办什么事情回来呢？”

“我来看望一个生病的老太太……您呢，米哈伊洛·米哈伊里奇？”

这个叫做米哈伊洛·米哈伊里奇的人，就是我们下面要谈到的列日尼奥夫。他注视着亚历山德拉，没有回答她的询问，而是微笑着继续说道：“您的心肠可真好，这么大热天跑来看望病人。可是，您如果把她直接送进医院去，不是更省事吗？”

“她身体太虚弱了，动也不能动啊！”

“那么，您还办医院干什么用呢？没有病人，不就垮了么？”列日尼奥夫神情怪怪的。

“多么奇怪的想法，您怎么会这样想呢？”

“我认为，您是受了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夫人的影响。她总是喜欢别出心裁，搞点稀奇古怪的花样，丢人现眼。就拿医院、学校来说吧，那都是些好看不中用的事情，而她呢，好像还很把它当回事儿，教育也是这样……可是，要我说，鬼才相信她这一套。我始终弄不清楚，她的这种愚蠢的做法，都是

从哪个人牙缝中捡来的。”

亚历山德拉不由得笑了起来。

“您笑什么？”列日尼奥夫忙问。

“我笑您：不了解别人做的事情就不要乱发议论！”

“哼，你们两个做的事，谁还不知道？”列日尼奥夫不服气地说。

“您本来就不知道嘛。办医院，搞点社会福利事业，这是我自己的事，根本没受过达莉娅夫人的什么影响。尽管她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喜欢搞点什么东西出出风头，她有各种想法，但我并不是全都赞成，也不愿受她什么影响。”

“您这样做非常好，”列日尼奥夫夸奖道，“不过，还是别谈她了吧。能在这儿碰见您，我感到非常高兴。”

“这是为什么呢？”

“真是有趣得很！碰到您，难道应该不高兴才是？何况，今天的您，就像这早晨一样新鲜，可亲。”

亚历山德拉·巴夫洛夫娜更是笑得透不过气来，眼泪都快给笑出来了。

“您看您，您倒是好好看看您自己！恭维话说得真是好极了，而您自己呢？无精打采，冷冷冰冰，有气没力，像没吃早饭似的。我就在想，您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会不会就要睡着了？”

“您居然说我无精打采，冷冷冰冰？哦，我明白了，您总是想要热情的火，熊熊的火，炽烈的火。可是，我跟您说，亚历山德拉，这样的火是毫无用处的，它不能保持长久，而只是忽闪一下，冒一股青烟，便完事了。”

“闪一下，冒一阵烟……不错，可是，它还能使人燃烧呢。

总比您那冷若冰霜的神情强得多，那可只能把人冻成冰块！”亚历山德拉反驳道。

“得啦，您就知道燃烧、燃烧，您就自己去烧个痛快吧！我会看着的……”列日尼奥夫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再见！”说完，他一抖马缰，一扬鞭便飞驰而去。

“等一等，米哈伊洛·米哈伊里奇，您等一等！”亚历山德拉望着列日尼奥夫远去的背影高喊道，“您什么时候有空上我那儿去呀？”

“明天，请代我问候您弟弟……”

“真是像条面粉口袋！”亚历山德拉望着列日尼奥夫渐渐消逝的身影，出神地想道。

这时，两骑快马已经旋风般地冲到了她的面前。原来，是她的弟弟沃伦采夫跟另外一个青年来了。

这青年身材不算高，戴着顶灰不溜秋的帽子，穿着件淡色长礼服上衣，衣襟敞开着，里边还打了一条淡颜色的领带，手里却拿了根拐杖，大概是预备用来打狗的吧。他老远便对亚历山德拉绽开了笑容，虽然她正低了头想着心事，对此毫无留意。

一走到亚历山德拉跟前，青年人便立即欢快而温柔地叫道：“您好，亚历山德拉·巴夫洛夫娜，您好！”

“啊！康斯坦丁·吉奥米迪奇！您好！”亚历山德拉这才抬头看见了青年，“您是从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那儿来的吗？”

“正是，太太，正是，”青年人容光焕发，满脸堆笑地回答，“我正是从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那儿来的。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派我专程赶来看望您，太太；这正合我的心意……这么美好的早晨，这么静谧的田野，出来走走，心里真是有种

说不出的畅快，太太。”青年人似乎抑制不住内心就要溢出来的快乐似的，“太太，您也是出来散步来了吧？这有多么好！……我先是到了您那儿——您不在家，太太，您弟弟对我说，您去了谢苗诺夫卡。那时，您不知道，我是多么的遗憾。您弟弟说要下地里看看去，我就顺便跟他一起出来，正巧，太太，我们在半道上碰到您回来了，这叫人该是多么的高兴！”

青年人操的是一口外国口音，不过他的俄语纯正而标准，所以很难分辨得出那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口音。他的模样颇有几分亚洲味儿：长长的鹰钩鼻子，一对呆滞的青蛙眼，厚厚的红嘴唇，前额低凹，头发漆黑，——这一切都显示出，他原籍东方。但青年人却自称姓潘达列夫斯基，故乡是敖德萨俄罗斯境内一个省的中心城市，不过他却是在白俄罗斯某地一位积善行德的寡妇家里长大的，那位寡妇很有钱。另外，又有一个寡妇很喜欢这个小伙子，替他在政府机关中谋到了一份不错的差事。总之，康斯坦丁·吉奥米迪奇是颇受广大年轻太太们青睐的一个人：因为他也的确是非常擅长巴结讨好，阿谀奉承，博得她们的一片欢心。

而今，潘达列夫斯基作为一个养子兼食客，住在女地主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拉松斯卡娅家里。他为人殷勤温和，多情善感，骨子里却荒淫好色。平时，他总是打扮得衣冠楚楚，下巴也总是刮得干净利落，头发梳得更是光滑顺溜，服服帖帖，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而且，这个人还有个恶劣的习惯：说话时总是死鱼般盯住对方的眼睛不放。他惟一的一点好处就是有副好嗓子，弹得一手好钢琴，如此高雅的音乐落入这样的人的手里，的确有些冤。

“姐，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吗？那个病人还好吗？”沃伦采夫

问道。

“她快要不行了，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哦，刚才我碰到了米哈伊洛·米哈伊里奇，他让我代向你问好。”亚历山德拉说。

“他？向我问好？你遇到了他！他还坐着他的马车到处瞎跑吗？”

“是的，他除了坐着车成天像条麻布口袋似的乱颠乱跑外，还能干点什么？……他可真是怪人！”

“是的，也许是有点怪。不过，他的心地却非常善良。”沃伦采夫辩护道，“算了，还是别谈这些了，我先去趟地里再说。让潘达列夫斯基先生送你回家去吧！”说完，沃伦采夫便策马而去了。

自然，这是潘达列夫斯基求之不得的事了。与一个年轻漂亮、金枝玉叶般的女人挽着胳膊走路，谁不乐意呢？更何况亚历山德拉可是全省闻名的大美人呢。单是她那笔直的、稍微上翘的细腻小巧的鼻子，就可以让任何一个凡夫俗子想入非非了。更不用说她那天鹅绒般的深棕色眼睛，金黄的头发，浑圆的脸蛋上嵌着两个价值千金的酒窝，以及其他天生丽质了。最美的还要数她那可人的表情：善良温柔，质朴而天真，自然大方，简直更是可以使人神魂颠倒、痴迷心狂了。

“太太，让我们回去吧，请！”潘达列夫斯基把身子深深向前一躬，随即便向亚历山德拉伸出了胳膊，憨态可掬。

亚历山德拉也就挽住他的胳膊，向家里走去。潘达列夫斯基不由感动得热泪盈眶了：向来他就这样，他是最易被这种事感动得掉泪的人，当然，他这样做起来也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潘达列夫斯基挽了亚历山德拉的胳膊，一路慢慢行来。他一边不时地逗引着路边上下翻飞的蝴蝶，一边传达着女主人达

莉娅的邀请，陈说着自己来此所肩负的重大使命：

“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太太一定要我单独跑一趟，吩咐我务必恳请您赏光，今天到她那儿去吃午饭。她，我尊敬的女主人，正在等候一位贵宾到来。这可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贵宾，所以，我尊敬的女主人决心要介绍您同他认识认识。”

“这客人到底是谁呀？”

“一位叫做穆费尔的男爵，”潘达列夫斯基一本正经地介绍说，“他是彼得堡的一个宫廷侍从官。”接着，潘达列夫斯基便兴致勃勃、赞不绝口地介绍起这个男爵来：

穆费尔男爵是一个极其可爱、非常有教养、有风度的年轻人，长得是文质彬彬，一表人才。男爵有一个特殊的爱好，那就是对文学颇感兴趣。当然，男爵的爱好是极其广泛的，比如说音乐方面，他喜欢贝多芬，而且一谈起贝多芬来，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使人钦佩。他还喜欢经济学，据说还为此兴致大发，写出了一篇论文来，并且不耻下问，准备向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请教。

“可是，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能给他什么建议呢？她并没有学过经济呀？”亚历山德拉不由得有点奇怪。

“您不知道，我的主人，她在这方面正内行着呢，因为她曾经得到过我以前的恩人，住在敖德萨乐善好施的老人罗克索兰·迈季阿罗维奇的亲自指点呢……您大概知道这个老人的名字吧？”

“不，一点儿也不知道，也没听说过。”

“是吗？那真是太遗憾了……嘿，这儿有朵非常美丽的野花！太太，请允许我为您摘下来吧！”潘达列夫斯基一手扶着亚历山德拉的胳膊，一面毕恭毕敬地弯下腰去，从路边小心翼

翼地摘下一朵小花儿来，然后又非常温柔地把它递给亚历山德拉，那样子，仿佛对待自己的小情人似的。亚历山德拉心里虽然说忍不住有些反胃，不过并没表露出来，走了没几步远，便把它扔到了路边。

亚历山德拉庄园的新屋已经历历在目了：老菩提树和槭树郁郁葱葱，掩映着雪白的墙壁，宽敞明亮的窗户，使人感到分外亲切。是的，崭新的房屋，幽雅的环境，无不叫人感到赏心悦目，宁静祥和。

三岔路口，潘达列夫斯基与亚历山德拉道别。

“难道您不上我们家中去坐坐吗？”亚历山德拉婉言说道。

“我当然很愿意有这种荣幸，太太。不过，时间不早了，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正等着我回去回信呢。她还想听一听塔尔堡新作的一支练习曲，我得赶紧回去练熟些……而且，老实说，我担心自己这样絮叨个没完，大概会让您不愉快的。”

“哦，不，那怎么会……”

潘达列夫斯基装作十分惋惜的样子，长长地叹了口气，富有戏剧性地垂下眼睑。

二人各自转身回家。

与亚历山德拉一分手，潘达列夫斯基便一变先前走路的神态、姿势，大步流星、趾高气扬地往家里走去。不难看出，一切甜蜜的媚态都已从他脸上消失殆尽，代之而来的倒是一种一本正经而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的表情。

他挥舞着自己的手杖，一路行来。“哼，我叫你瞧不起我摘的花，我叫你瞧不起！”路边的野花在他拐杖的横扫之下纷纷夭折，惨遭蹂躏。

突然，他像八十岁的老太太一样乐得合不拢嘴来：他看见

路边一个年轻的、长得不算十分寒碜的农家姑娘，正把几头小牛犊从燕麦地里赶出来。立刻，潘达列夫斯基像一头公猫嗅到了鱼腥味似的兴奋不已。他蹑手蹑脚地从她背面走过去，轻轻地闪到姑娘身后，然后猛地“嘿”了一声，吓得农家姑娘哇哇大叫。潘达列夫斯基更是开心得不得了。他不放她走，非得要她同自己说几句私房话。

起初那姑娘还一声不吭，只是张了嘴笑笑，随即便脸红起来，再后来干脆用衣袖遮住了脸，扭过身去，喃喃地说道：“走开吧！老爷，说这种话，亏您想得出来，您……”

“不好听？小姐儿，你敢说老爷我说得不好听？还有更妙的呢，啊……”

“我哪配跟您说话，快走吧，老爷，要是让人看见……”

“哼，你敢反对老爷我？”潘达列夫斯基打着手势威吓她，“好吧，既然你不想听，那你就得替本老爷采束矢车菊来，不然的话……”

“你要矢车菊干嘛？拿来编花环吗？”农家姑娘反问道，“得啦，真的，您走开吧！”

“你听我给你说，我的小亲亲……”潘达列夫斯基向姑娘凑过身去，似乎想要啃她一口。

“喂，快走开吧，”姑娘急忙后退，“看，少爷们来了！”

潘达列夫斯基回头一看，果然，男家庭教师巴西斯托夫领着女地主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的两个小儿子万尼亚和别佳过来了。

“哼，这次姑且便宜了你！”潘达列夫斯基恨恨地瞪了农家姑娘一眼，随即跳在了一旁。

巴西斯托夫，二十二岁，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身材魁

梧，相貌平平常常的，大鼻子，厚厚的嘴唇，一对猪眼似的小眼睛。他长得不算是英俊潇洒，而是显得有些笨拙，不过，他的心地却十分善良、诚实、正直。他穿着随随便便，头发留得老长——这倒不是为了追求时髦，而是由于他有些懒散；他好吃喜睡，但也喜欢看好书和跟人热情交谈。

巴西斯托夫大学一毕业便来到了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家当家庭教师，老实说，这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工作，但他也是迫不得已。不过，小伙子干什么事都还挺认真，有一股热情劲儿，加上人比较迂直、随和，所以跟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的一家相处得都非常好，而且可以说是亲密无间。达莉娅的两个儿子更是十分喜欢这个家庭教师，因为在他们眼里，他既有学问又待他们很好，能够想出很好的办法逗他们玩，使他们开心，他们不必害怕他。女主人达莉娅有点担心他会把孩子们给惯坏了，对他不是完全满意，只是两个小儿子都坚持要跟巴西斯托夫老师一起，所以她也没有太为难他。

在这一家人中，巴西斯托夫并不是跟每一个人都极其合得来。尤其是这个潘达列夫斯基，他更是看不顺眼，甚至可以说是恨入骨髓。因为潘达列夫斯基年纪轻轻，啥本事没有，只知道像只叭儿狗一样地到处摇尾乞食。最可气的是，他就像是达莉娅·米哈伊洛夫娜的秘密侦探一样，到处窥视别人的私事，暗中向女主人汇报，邀功请赏。

“你们好！我亲爱的孩子们！”潘达列夫斯基慢慢地朝着他们走过来，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你们好，你们怎么现在才出来逛呢？而我，”潘达列夫斯基有板有眼地说，“已经出来了好半天啦！你们瞧，多么好的天气，多么新鲜的田野，到处开满了花儿，不是吗？你们都热爱大自然，我也跟你们一样，我